



國雷老兵 愛國愛鄉精神永存



▲民國49年江拉基地保衛戰期間，經國先生（前中）赴戰地，為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柳元麟將軍（左二）打氣。（圖／翻攝自國雷回臺50年紀念會員誌）



▲由臺北飛抵臺灣的孤軍，擊著中華民國國旗下機，受到熱烈歡迎。（圖／翻攝自國雷回臺50年紀念會員誌）



▲國雷老兵定期聚會，憶述往事，緬懷那段烽火報國的歲月。（圖／國雷協會）

文／鍾祖豪

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，桃園龍潭的幾位雲南鄉親，其中還有些是僑族長輩，聚在一起，享用著特色雲南菜，用家鄉話憶當年，歡聲笑語不斷，他們稱這項定期聚會是「僑族光日」。這是一群在「國雷演習」中自泰北撤回臺灣的老兵，年齡雖長，依然熱愛著國家，懷念鄉土，抱澤情深，他們的故事讓人動容。

曾經是幼年兵隊成員之一的普漢雲將軍憶述，民國三十八年底，雲南省主席盧漢投共，山河變色，國軍殘部撤入緬甸北部，雲南人民拒絕共黨極權統治，亦紛紛逃往山區加入游擊隊。四十年初，政府派遣李彌將軍擔任游擊隊總指揮，並授予番號為「雲南反共救國軍」。他在那時期和其他幼年兵進入緬北打游擊，在大時代中寫下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。



▲國雷協會前前任三位理事長曾漢雲（中）、王安明（左）、陳玉珍（右），是傳承國雷精神的靈魂人物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當時由經國先生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站長克雷斯協商撤軍事宜，並以此二人姓名中的「國、雷」二字作為演習代名，故稱「國雷演習」。高齡八十五歲的張有才士官長回憶當時撤軍情形，他的部隊從寮國搭機至臺北清邁，由政府派遣軍用運輸機，將官兵和眷屬混合搭載，上午起飛，抵屏東機場時已是黃昏。次日，搭火車至臺中成功嶺整編，後編入特戰第四總隊，接受嚴格訓練，俟機空降敵後執行反攻任務。

僑族前輩少校感慨地說，流落異國他鄉，飽受戰火折磨，除了求生存，更為了反共復國，但軍人以服從上級決定，撤臺行動一切聽從上級決定。

成立國雷協會 凝聚同袍感情

來臺的國雷同袍和眷屬，組成「國雷聯誼會」，再轉型為「國雷協會」，自空陸二旅旅長退役的普漢雲將軍，扮演催生與領導的重要角色。他表示，許多人少小離家，隻身來臺，所幸得到政府安撫照顧，如今老兵日漸凋零，「惟願後代莫忘本，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，雲南是我們的原鄉，臺灣也是我們的故鄉。」

「國雷協會」名譽理事長王安明指出，來臺繼續服役的有眷官兵，其眷屬安置在龍潭干城五村（原名潛龍新村）；繼續服役的單身官兵分配至特戰總隊；十五歲以下的編入幼年兵隊。退役的有眷官兵，分別安置在南投清境農場及高雄農場，由輔導會協助農墾開發；退役的單身官兵，則安置在屏東隘寮農場。其中，安置在輔導會所屬高雄農場的義胞，分佈於信國、精忠、定遠及成功四村，在屏東里港的信國、定遠兩村成立「信國社區發展協會」，在高雄美濃的精忠、成功兩村，成立「精忠社區發展協會」，定遠村還有一個「滇緬民俗文化協會」，都在積極為保留孤軍精神及滇緬特色文化而努力。

革安明敘述，雲南人有著共通的語言，和相同的飲食生活習慣，很容易聚在一起，官兵退伍後也多選擇在附近定居，自然而然形成雲南人聚居的社區，原來的文化與美食也得以傳承。

第三代的楊國安，他和許多二代、三代一樣，繼承父志，從事軍職，退伍後融入社會，目前是海外旅遊專業領隊，有空也會到桃園的「異域故事館」擔任導覽志工，希望讓更多人知道異域孤軍的故事。

面對國際壓力 異域孤軍撤回臺灣

正如《異域》一書中所述：「一群被遺忘的人，他們戰死，便與草木同朽，他們戰勝，仍是天地不容。」這些異域孤軍浴血奮戰，還要飽受政治打壓。緬甸向聯合國控訴我政府侵略緬甸，在國際壓力下，有了四十三年的第一次撤軍，共撤回官兵及眷屬六千餘人，安置於桃園龍岡忠貞新村。

四十九年十月，中共與緬甸聯手攻擊我志願軍，五十年一月，志願軍第一、二、四軍轉進寮國，第三、五軍轉進泰北。後緬甸二度向聯合國控訴，政府被迫在民國五十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，以

▲張有才（右二）等僑族前輩，描述當年搭機來臺，受到國軍及政府的妥善照顧，滿懷感恩。（圖／林建榮）

《滇邊風雲錄》、《金三角血淚史》、《從異域到新故鄉》及《國雷會員誌》等書冊，金三角文化基金會也籌建「異域故事館」，

在泰北義民文史館主委王紹章（右四）陪同下，王安明（右二）、陳玉珍（中）偕同國雷協會會員，及全國眷村聯盟理事長謝小龍（右三），赴前第五軍軍長段希文將軍陵墓致哀。（圖／國雷協會）

▲第三軍指揮部舊址，飽歷歲月風霜，至今屹立泰北。（圖／國雷協會）

▲雲南反共救國軍的歷史和文物，委予館藏及介紹。

▲泰北孤軍後裔 堅持中華文化

除了隨「國雷演習」來臺的老兵，當年未撤來臺灣的孤軍後裔，也受到國人關注。

今年一月及三月，「國雷協會」帶領桃園及南投的國雷鄉親，兩度組團前往泰北參訪交流，讓同根同源的二代、三代不忘根本。

泰北義民文史館主任委員王紹章，敘述當年父輩們為泰國肅清苗共，轉化為泰國義民身分之後「借土養命」的艱辛歷程。此期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

民國五十年的「國雷演習」，至今已逾一甲子，當時的年輕人甚至幼年兵，如今已成國雷老兵，在定期的聚會中，回憶起那個動盪時代的烽火辛酸，百感交集，青春無悔。他們的故事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，將永遠流傳下去。

信國社區在來臺義胞二代、三代的努力下，保存滇緬文化，極有成效。（圖／信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周小秀）

清境農場博望新村，安置從泰北撤臺的異域同袍，至今仍保存完整的聚落風貌。（圖／清境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克之）

間政府透過救總安排三十位義民前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，學習茶葉和高山水果種植技能，以及旅遊業經營方法，這批種子教官把實用的知識帶回泰北，放棄種植罌粟，改種經濟作物，生活得到實質改善，也改變了泰北的風貌。

在國家認同方面，王紹章表示，泰北孤軍後裔仍尊中華民國為祖國，以中華文化為根，各村落普設中文小學；逢重要節慶時，中華民國國旗飄揚，並高唱中華民國國歌。另外，許多學生陸續來臺就學，學成回國後，得到很好的就業機會，對中華民國各界的實質幫助與關懷，萬分感謝，「異域孤軍不再孤單」。